



临桥岁月稠

■朱辉

有段时期,在一些小说和影视作品影响下,上海题材散文很受欢迎,在报刊上很容易发表。文友老苏就发了不少,其中写苏州河的最多,文章充满了浓郁的雅致情调。

老苏从未去过上海,居然比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更擅长写上海,着实让我有些费解。老苏说他写的是文艺爱好者想象中的上海,容易引起共鸣。我写的上海虽然真实,可是没什么情调,所以不受待见。

的确,我记忆中的上海确实与情调二字关联不大,可能因为那是上世纪70年代。每个人记忆开始的起点不同,我比较清晰的记忆始于小学入学。

我们小学叫河南北路小学,离苏州河不远,从教室的窗户望去,可以看到河南路桥。学校位于闸北区,马路对面是虹口区,桥对面则是黄浦区。

1976年2月,我开始上小学。那时上海是春节招生,和国内许多地方不同。上海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上外语课,不同的区还不一样,有的学英语,有的学俄语。

入学后第二学期,9月刚开学不久,忽一日传来噩耗:毛主席逝世了。追悼会那天,我们在教室里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实况转播。老师和同学们放声大哭,大家的悲痛发自内心,人们对于领袖有一种质朴的感情。我也趴在课桌上痛哭,哭了一会儿,情绪渐渐稳定了,悄悄抬头望向窗外,不远处的河南路桥上,站立着两排人民警察,身姿笔直,白色警服十分亮眼。

我们小学校园面积很小,没有操场,却有一个很不错的

礼堂,空间很高,夏天十分阴凉。礼堂里有一个舞台,得经过十来步台阶才能走上去。舞台的地板呈暗红色,一排人一起跺脚,回响声很有气势。那时学校文艺演出中,诗朗诵是少不了的节目。我和朗诵组的同学经常登台,朗诵的那些诗词词句都很“硬朗”,往往以集体跺脚结束。台下,我爷爷每每看得眉开眼笑,回家后逢人就说:“小孙子的普通话真好!”

那时除了学校经常有课余活动,居委会也有一些安排。我们附近几幢房子的孩子们,晚上常常聚在一起,参加“向阳院”活动。辅导员是陆叔叔,当年他40多岁,在一家机关上班。他经常给我们讲革命故事,绘声绘色,堪比说书。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年他具体讲过哪些故事,不过他的眼睛依然

让人难忘,以“炯炯有神”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——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,才配拥有它。

暑假的时候,我们经常去苏州河边玩。河水漆黑、泛着油花,远远就能闻到臭味,与精致情调完全不沾边。河上许多小船在运货,简易的码头上,常年停着一些水泥船。水泥这么重,为什么能漂在河面上呢?当时我很不解。好在初中上了物理课,我就明白了,只要船体足够大,浮力能抵消掉重量,理论上万物皆可漂。

那年月,我经常到码头边,好奇地观看船上人家的日常生活。有一个发现,他们最常吃的菜是榨菜皮子。于是我要爷爷奶奶买给我吃,却被告知这是最便宜的咸菜,没有营养。不过我后来尝了感觉很好,一直到现在都爱吃。

由于学校靠近桥边,暑假时我们多了一项特殊的作业,那就是轮流去河南路桥上推车,带着一大桶茶水、几个搪瓷杯,以及一把大号的遮阳伞。桥边,我们在伞下守候,一旦有三轮车夫经过,就给他们送茶水,然后三个人一组,帮他们推车上坡。

河南路桥属于混凝土悬臂挂孔桥,和江南大多数石桥一样,跨度不大、坡度大,若没有人助力,踩车上坡是很吃力的。那时的三轮车夫或运货或载人,都是国营或集体职工,我们帮助他们,是在向工人阶级致敬。

夏日傍晚,是苏州河最热闹的时光,河南路桥上站着许多赤膊的男人,他们摆个姿势,或冰棒式、或倒栽葱跳入河里,溅起一片片黑色的水花。岸边

上的人们边纳凉,边欣赏跳水、游泳。河水不干净,却满是游泳的人,放在今天不敢想象。

一晃40多年过去了,如今我回上海,早看不见曾经的石库门里弄,不过河南路桥还在。查阅资料,它并非无名之辈——1843年,这里曾有一个渡口,名叫“三摆渡”;到了1875年,此处被建木桥——“三摆渡桥”;1883年,原木桥被拆除,另建新桥,新桥仍为木结构;1927年,拆木桥建混凝土悬臂挂孔桥,并被命名为“河南路桥”;2006年6月,老河南路桥开始被拆除重建,新河南路桥于2009年1月建成通车。

与河南路桥相距不远的四川路桥,曾名“里摆渡桥”;而曾经的“外摆渡桥”,如今是旅游者去上海必打卡的“外白渡桥”。河南路桥在这些桥中排老三,也算老资格名桥。

有资料显示,河南路桥曾经俗称“天后宫桥”,因为清末桥北建造了一座天后宫……这座天后宫后来成了我曾就读小学的校址,我们曾无数次登上舞台,或许就是从前放置神像的所在。再后来,天后宫主体建筑整体拆迁,据说是运往沿海某省重建,恢复了它本来的用途。

这些年,在关于上海的影视作品中,现代题材的,背景少不了东方明珠;旧上海题材的,少不了百乐门……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充满了所谓的精致情调,在我看来总不太亲切。好在上世纪70年代平实甚至带着一点粗糙的上海形象,已经深深储存在我的记忆里了——黑漆漆的苏州河、沧桑的河南路桥、像庙一样的小学,以及那些质朴、纯粹的人……



惊鸿

归航

李海波摄

闲思随笔

母亲“抢”了我的“台词”

■刘平

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后,母亲紧闭双眼,额上、脸颊上、下巴上,深褐色的皱纹挤成一团,仿佛是离开了土壤的蚯蚓,每一条都传递着痛苦的信息。

我心疼如刀绞,却无计可施,只能站在床边,听母亲含混不清的呓语:“我说不来,你要我来啊。”那一瞬间,我想笑——母亲怎么像个耍赖的小孩子了?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出来。

这句话怎么可能是母亲说的?这应该是我的“台词”呀!记忆中,我曾说过很多遍这种反悔的话,每说一次,就被大家

嘲笑一次,只有母亲连笑带哄:“好好好,下次不来了。”

小时候我住在乡下,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孩子,在三伏天也到处乱跑。炽热的阳光猛烈照射,我身上长起了痱子,继而肿成脓包。它们像熟透了的桃子一般,红通通、明晃晃,几乎挂满了我的额头、后脑勺和手臂。母亲费尽心机,将我“捉”到了卫生所。医生从小药箱里拿出闪亮的小刀,对准我身上殷红“桃子”轻轻一挑,脓血就“哗啦啦”冲了出来。我惊慌失措,却又毫无办法,只能一遍遍声嘶力竭地干嚎:“我说不来,你要我来啊!”母亲一边轻拍我

的背,一边安慰我:“脓包割了,就好了。你别哭,回家我买西瓜给你吃,炖绿豆汤给你喝。”此前我一直哭得天昏地暗也不肯停,可终因年幼智短,被母亲的甜言蜜语“收买”了。

思绪从过去拉回现在,术后的连续几天,我们24小时陪在母亲的床边,一遍遍为她洗脸、净身、按摩、倒尿……母亲的身上插满管子,双手也因为担心她会在意识不清时扯断那些救命的“通道”,而被装进防护袋里,绑到病床两边的护栏上。这样,酷爱自由的母亲只有嘴巴能动一动了,她不时地呻吟:“送我回家呀,受不了啦!”“我说不来,

你要我来啊……”

我们只好连哄带骗:“天黑了,医院结不了账,明天就回家。”“是你大儿要你来,等你好了,你狠狠打他一顿啊!”

母亲“抢”了我的“台词”。向来充当安抚者的母亲,如今岁数大了,身体不好了,需要我们来安抚了。

终于,母亲的病情略有好转,已经有好几天没喊那句“名台词”了。我也松了一口气,刚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,母亲忽然大声呻吟起来:“疼啊,我说不来,你要我来!”我吓得一个激灵,抬眼一看,哥哥走过来了。原来母亲瞥到她儿子进

来,立刻大声喊疼,那模样正像一个淘气的小孩,看到大人来了,立刻哭一哭,叫一叫——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嘛。大家相视一笑,现在她竟然“狡黠”到会撒娇了,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

现在,病痛逐渐远离母亲,她的脸成了笑容的常驻地。看着陪在身边的儿孙们,她就忍不住笑,我看见那笑里,满足与幸福像鲜花一样怒放。

母亲“抢”了我的“台词”。那一刻,我们的角色发生了微妙转换:从前,母亲是儿女的避风港;而今,儿女是母亲的挡风墙。